

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五）

——“龙”与“新装”

徐一大

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核心理念是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追求高技术（high-tech）仿佛就是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的标签，而建筑最本体的价值——即利用建筑设计的构造手段来达到建筑节能、节材、节地的手段被忽视了，因为许多手段是低技术（low-tech）路线，而低技术路线是从传统建筑业的路子中走出来，相对来说比较“土”；但正是这些“土”方法，让我们的城市和建筑看上去有个性，有品味，用起来比较简单。举个例子，我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参观她的国会中心大厦和议会大厅，这个建筑是由挪威建筑师在 1967 年设计的，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做的设计今天看起来仍然很舒适。肯尼亚地跨赤道南北，气候宜人，全年温度很少超过 27℃，当年建造的议会大厅全部采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中心高耸的空间是一个拔风井，采光窗从外面观看是多层简化的屋檐形态，与传统建筑有点神似（见照片），这是我所参观过的一个唯一不用空调系统的国家级议会中心，低技术路线贯彻得非常彻底。

反观当前的建筑<国内>，动不动就用空调系统，在冬冷夏热地区，至少有春、秋两季是不需要用空调的，但是设计师们硬把建筑做成了全封闭的样子，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把采暖和制冷的手段都用上，再加上新风调节系统，一个“闷罐子”建筑就这么诞生了，很多新装修完的办公楼（尤其是高层办公楼），空气调节系统作用不达标，或者说在理论上达标了，但实际使用时却让办公人员感到“心慌气短”，这样的高技术建筑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通病；另外，大量的材料用进口的，尤其是玻璃幕墙，就连某些幼儿园也做成了全封闭玻璃幕的，上海最近出了一个文件来限制玻璃幕墙的应用范围，这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城市建筑形态和空间尺度清一色地是“高层+玻璃幕墙”，单调并缺乏应有的设计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用标准化制作建筑的时代，建筑的型制和城市的空间形态有非常多的一致性。西方建筑史上也有成熟的城市范例和公共建筑的模式（巴西利卡和哥特式教堂等），但都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量大面广、铺天盖地把建筑用玻璃幕墙包裹起来，建筑内部的设施设备南北一致，关键问题不是出在形态上、风貌上，而

是出在“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以及建筑的季候性特征上，你无法分辨出南方建筑的季候性特征和北方建筑季候性特征在“高层+玻璃幕”上的差异，更深刻的问题还在后面，因为大楼内设施设备工程的“混搭”，致使楼内小气候极不符合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大进深办公室内白天点灯上班，外面是大白天；春秋天天明明可以自然通风，但是窗户不能开启或开启扇太少。想当年传统建筑学的课程并未讲到要“人性化”，但那“人性化”的设计手法已经深入骨髓，如今大力倡导“人性化”，却让白领们在大楼内呼吸污浊的空气，我们的建筑师该做些什么？——如何用技术手段来改善建筑空间内部的气候环境。

其实先于建筑设计一步，规划更重要！当前把规划导则当作任务书去做建筑设计的方法已经显现出它的缺陷了，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区域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技术标准，从市政配套工程、绿化、景观工程和建筑工程、幕墙工程、机电工程，这些标准必须在一个系统平台上进行对接，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这些工作需要专业技能同志去研究、去协调，需要时间去磨合，而不能用行政管理的手段来达成，否则会南辕北辙。

每当我望着那些“匆匆忙忙”拔地而起的玻璃匣子，总会联想到“叶公好龙”和“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其实世上并没有龙，也就不需要“屠龙术”，如果“新装”不好用，那就穿“老装”，因为那至少不会丢份儿！

2012年4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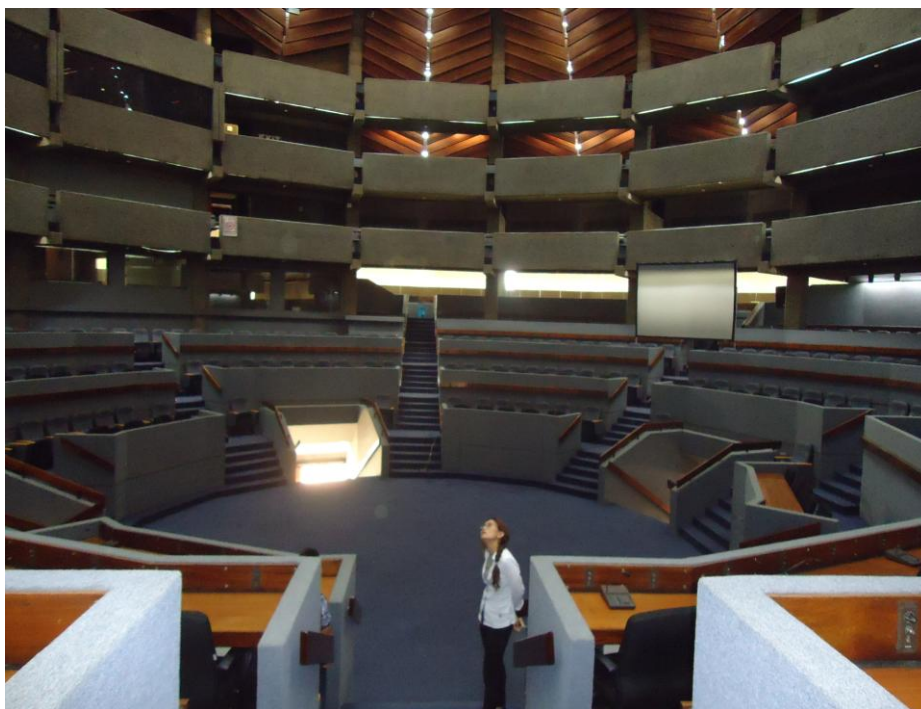
内罗毕国际会议中心外观



内罗毕国会大厦和国际会议中心外观



内罗毕国际会议中心大厅顶部空间构造



内罗毕国际会议中心大厅